

绿荫的倾诉

□钟灵(重庆)

我忽然像一只将被剥夺植物果实的鸟儿一样慌张，因为我听到了“有可能砍树，便于社区改造”的消息。

这棵树长在我所住小区的旁边。在挨近主街的支路、两片楼栋之间的空地上，远远就能看见一派绿色——其实，隐绰于钢筋丛林地带的并非是一片树林，而仅仅只是一棵树——它挺立在街巷里，足足有五六层楼那么高，枝叶疏密有致，如一把撑开的大伞，绿影摇曳。

多年前，我搬到移民新城周家坝居住时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地。彼时，三峡移民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。1998年夏季，一场历史罕见的洪灾袭来，阻断了老城区部分交通；父母的租住房因为洪灾急需拆除、排险。为解燃眉之急，建筑商同意我家先住进已经竣工的、我所在单位在周家坝新建的职工集资住房。

新楼院的附属设施还未完善，水、电、气也都不通。那时，年迈的父母每天都要从楼前荒地中的小路穿过，用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，去附近的一处水源运水回家。用电，是从工地临时供电处接的电线。作为这片楼栋的第一家住户，这里仿若一个荒岛。朋友们来给我过生日，也要穿过这片“草原”。

等到周家坝移民新城建成，我们的楼院由孤零零的一座蔓延成一片街区之时，这棵构树就连同两棵桂花树苗一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。它们从何而来？或许是泥土里的种子，或许是鸟儿衔来的种子，总之，两棵桂花树不知不觉消亡了，只有这棵构树像天真烂漫的孩子，不知不觉间就长大了。

起先，我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。之所以会关注它，而且知道它学名叫“构树”，纯粹是因为它的美丽。

今年的桂花开得晚了月余，直至十月后才飘香这个小城，于是，不经意间对季节的认知有了偏差。

小雪节气到来的时候，依旧有暖阳在窗外呼应着路边那一排排的金黄银杏。阳光带着金色光芒探头探脑地洒进房间的诸多角落，给人以错觉。

入冬后的日子过得有点混沌，似乎想不起这一日日的时光是如何流逝的。

在九月时，换了一个岗位，去到小城归属的地级市工作，好在适应新的生活工作环境花的时间并不多。

十月桂花开的时候，从住处到单位一路丹桂，单位门口的路边也有一排金桂。对花粉有些过敏，于是每天戴着口罩上班，即便如此，身体仍然抱恙。在身体时好时坏的状况中，日子瞬间消逝，桂花凋谢的时候，已然立冬。

立冬后没几日，疾病因控制不佳大暴发，在医院待了半个多月，窗外阴霾的雨天，在小雪节气过后几日，恢复了阳光明媚。我出院后回到了小城的家中休养。

居住的小区在小城中心的广场旁边，楼下路边有一排银杏树。刚好是叶子金黄的时候，站在树下往上看，金黄的树叶映衬着碧蓝的天空，阳光照在树叶上熠熠生辉，那光线也染上了银杏叶的金黄。透过树叶，碧蓝的天空，云朵在飘动，蓝太白云仿佛就是一个背景色，只是为了点缀这个季节黄叶的美丽。

抬头看天空的时间有点久了，脖子酸痛才发觉，肩上已然停留了两片树叶。低下头身体移动的时候，那两片叶子滑落到地上，树下有厚厚的落叶，一片片叠加在一起，没有枯叶的萧索。即便掉落在地上的叶子也是金黄的色彩，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

顺着铺满银杏叶的道路走到广场旁边的园林，有一条人工渠穿过，园中各种树木花卉，春天缀满花朵的樱花树已经沉默了，这个季节最亮眼的属银杏，小叶红枫也点缀在那些常绿的乔木中，数量不多，反倒没

那时，孩子还小，我有时领着儿子去探望奶奶。奶奶居住在本地一所大学校园。散步时，我发现校园里一棵树的树身布满褐色的斑纹，那细密的线条就像是用画笔勾勒出来的。我怀着惊喜，细细观赏着它优美的纹路，给儿子讲这树奇特的美丽，我给这棵树取名“斑纹树”。城市里这种树很少，我只有去看孩子的奶奶，才能看到“斑纹树”。奶奶住在城市的另一头，我很久才有时间去一次。“斑纹树”一直在我心里发光。

不知不觉，儿子的身高都快赶上我了。忽然有一天，我注意到我楼栋旁边那一株小树也长“大”了，长高了，它居然慢慢现出美丽的花纹——啊，它不就是“斑纹树”吗？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原来“他”就在我身边！从资料里，我知道它叫构树，属于落叶乔木。它浑身是宝，树皮、树脂等都有药用价值。它碧绿的叶片间，夏天会结出鲜红的球状小果。随着树身越长越高，它的枝干向四面伸展开来，逐渐形成一大片绿荫。

我所居住的周家坝街道是本世纪初才修建而成的一个移民新区。虽然方圆只有12平方公里，但布局精巧，城市功能完善集中，居住便利。别的不说，我最喜欢就是它多姿多彩的绿化分布了。按照季节，这里有不同色彩、不同味道、不同风貌的景观呈现。从冬月里的月季、三角梅，到春天的杜鹃、樱花、玉兰花，夏日里的绣球花，秋天的马鞭草、蓝花草……如果你春天时经过主干道天城大道，会看见公路两边覆满如霞的樱花；而如果你秋天来，则会为这里黄灿灿的银杏叶“海浪”所惊艳。如果你只是偶尔路过，则可能会因为沁人心脾的黄桷兰、桂花的香味或香樟树的清新而放慢脚步。

天气晴朗的日子里，街道两边的香樟树下的座椅上坐满了人——休闲、玩耍，这景象，我在其他城市都没有看到过。而女孩子们则在街边草丛里，如蝴蝶一般翩翩“飞”，对我来说，也是见怪不怪——那是她们在与花儿合影呢。

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家门去上班，眼前的一幕又让我惊讶了！那株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构树下，竟有两个女孩子带着相机和反光板在拍照呢！树已经非常粗壮要两三个人才能围拢，它在根部形成两个分杈，女孩倚靠在她质感分明而姿态优美的树干上，另一个女孩则蹲下身子仰拍，拍下同伴与树的合影。哦，这真是女孩与绿荫的故事！人们欣赏周家坝风景的脚步，已经从大街上，走到我的房子旁边了！赏心悦目之时，喜悦也挤满了我的心房。

一棵树，在生活里那么日常：夏天里，它投下绿荫，为人们带来习习凉意。邻居经常聚在它的“身边”喝茶、下棋、晒太阳；来路边小店吃饭的人们，不时把车泊在树下——你有树有酒有美食，我有心情！我想如果没有这棵树，这儿只是人们抬脚就会走过的普通街巷而已吧。

一棵树，经历过二十多年的风霜雪雨，长成了一片风景，长成了生活里的你我他……想到它有可能就要在电锯的刺耳声中倒下，再也无法带来一片清凉，我的心，疼了！我迫不及待地翻找电话，我要告诉社区的同志：构树也是园林树种的一种，它就是我们这里的一棵风景树。可以为它修枝剪叶，但不能剥夺它的生命！愿它那美好的风姿及它为我们带来的快乐与惬意，一直在，一直在……

冬日暖阳

□童娟(湖南)



有那么起眼。

顺着小河走，亦是绕着广场在行进。至新修葺处，人工渠边的人行道有新铺的红色长砖，路边一排笔直挺立的水杉，正好是针叶红时，成就一道笔直的红色风景。走过这一段路、一个小小斜坡后，就走出园林，进入广场。

因是工作日的缘故，广场上的人很少，几位老人在散步、锻炼、闲聊，倒也清静。

穿过广场，到楼下小区的路边，微风吹过，片片金黄的银杏叶飘飘忽忽地掉落。捡了数片，叶茎并拢，组成了一朵金色的花朵模样。

突然想起，这个季节如果去到城郊，金黄的野菊花也依旧盛开着吧。离上一次去城郊，已一月有余，那会儿，野菊花正含苞待放。不由得被眼前这些金黄带到了郊外，想出去走走，却只能是想想罢了，辜负了这暖阳高照。思忖着，不知不觉走到楼下，依旧老实实在地回到房间，在阳台上泡上一盏茶，看日光渐渐西斜。

日子又在看窗台阳光中流逝，楼下路

边的银杏叶子时不时飘落，树枝上依旧有茂盛的金黄，可以想象树叶满枝时那种密集。

晴了数日后，又开始降温降雨，再看日历，已是大雪节气。只是这西南边陲小城在大雪节气是没有雪的，长江以南大都如此吧，四季不是那么分明。会有下雪的季节，但是不会那么早，有一句诗与这个大雪节气应景：“月是小春春未生，节名大雪雪何曾。”

又开始期待雨后天晴，阴雨天气，楼下银杏的金黄似乎黯淡了。天气预报说再有数日又是天晴，到那时，路边树叶估计已经零落殆尽，只是不知道郊区的野菊花是不是还有晚开的花朵正鲜艳着。

季节总是在变化，天气亦是如此。日子就在这种变化中一天天地度过，蓦然回首时才发现，一年又接近尾声。

原来，人生也走过了长长的一段，看过了一些风景，日子趋于平淡。可是想看的风景依旧有那么多，有看不尽的人间美景，希望不要辜负了这冬日暖阳。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南门口

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